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

——接受研究的视角

陈庆祝◎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

——接受研究的视角

陈庆祝◎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陈庆祝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117-0011-7

I. 九…

II. 陈…

III. 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990 号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刘象愚

庆祝的博士论文即将发表，他约我写序，从什么角度切入呢？我踌躇。

庆祝在硕士阶段读的是文艺学，理论是他的专攻，博士阶段转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来，在我的名下，但理论的探索依旧是他的方向，因此，他做关于文论的题目就十分自然了。

由于他这篇论文关涉文论，这使我想到了一些有关文论的问题，或许可以借这篇小序稍微申说一下。

所谓文论，当然是指关于文学的基本理论。记得大学时读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好像觉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之类的基本问题已经弄清楚了，可这些问题现在却又重新成了问题，变得面目模糊了。这好像并非我一人的感觉，不少学人似乎都有同感。什么原因呢？我想大概可以作两面观。

一方面，近二十年来，西方解构思潮风行于世，各种反传统的文学艺术流派大行其道，许多传统的概念包括什么是文学之类都被消解得面目全非，原以为清晰的概念自然就变得朦胧了。譬如，法国学者莫里斯·勃朗肖说，“文学消失了”，“作者死亡了”，一个没有作者、厌弃书本的时代正在到来；罗兰·巴特那篇专论《作者之死》的文章曾轰动一时，广为传播。这些言论的目的显然是要从本质上消

解文学。此外，各种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所谓文学样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艺的殿堂，譬如那些传统上认为是新闻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文本，那些即兴的、杂凑的、拼贴的、毫无章法的、极端的东西都打着文艺的大旗招摇过市，这样，传统的概念自然就发生动摇，甚至混淆难明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文学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自然就谈不上文学理论了。另一方面，文学的基本概念像所有的概念一样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必将“质文代变”，与时俱进。换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演进与变化正是其自身内在的需求。事实上，在演进与变化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新概念、新样式都是不好的，没有道理的，譬如加拿大著名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曾预示一个高度电子与信息时代的到来，说纸质的、印刷的文本将完全被电子文本所取代，这一观点无疑相当偏激，但其中显然蕴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传统的印刷文本未必会被完全取代，然而目下人们对电子文本的依赖却大大超出了预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在变化剧烈的现当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何区别哪些演变具有创造性的价值，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垃圾，则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也许正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在理解传统与创新关系时的困难与混淆。

那么，在这样一个流派纷呈、观念混杂的大语境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学和文论呢？以我浅见，我们既要看到20世纪新概念、新流派中那些合理的、创造的因素，又不能完全摒弃传统上总体的文学观。譬如关于文学本质、内部构成、外部关系等方面的基本观念恐怕就不能完全丢弃；而关于文学创作是一个作者、作品、世界、读者四极互动过程，以及读者接受和参与创作过程等新观念就值得我们借鉴和吸纳。

文论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人们对这一点未必十

分清楚，似有必要展开来谈谈。

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两千余年间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条线索的交织。一条线索以亚氏拈出的“诗学”为本根，形成了所谓“诗学”的传统。这一传统侧重探讨与文学相关联的种种基本原理、法则、方法，强调形上性、普遍性，具有明显的哲学意味，理论色彩很浓。按照“洛布古典丛书”提供的贝克尔标准本，亚氏当初撰写以“诗学”为题的专著时采用的标题是：peri Poietikes。古希腊文的前置词 peri 有“关于”等义，Poietikes 的词根原意为“制造者”、“创造者”，因此，那时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等体裁通通都是“诗”，而所有有创造性的作者都是“诗人”，因此这本关于“诗”的论著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文学的论著；而从此书的实际内容看，peri Poietikes 译为《诗学》可谓名实相当，它所讨论的正是诗、史诗、悲剧等文学类型的基本原理。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条“诗学”传统一直延伸到当代，其后重要的论著有贺拉斯的《诗艺》、传为朗吉弩斯所作的《论崇高》、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莱辛的《拉奥孔》、席勒的《论素朴与感伤的诗》、瓦尔泽尔的《内容与形式》、彼得森的《诗的科学》、托马谢夫斯基的《文学理论》、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等多种。

另一条线索是长期以来与诗学纠缠不清的所谓“批评”的传统。这一传统主要关注文学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尽管大量的文学批评著作出现在 16、17 世纪之后，但其本根仍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氏在其“工具论”中撰写的《阐释篇》(peri Hermeneias)、《前分析篇》(Analutika protera) 和《后分析篇》(Analutika husterata)，讨论关于阐释与分析的基本命题，不仅是后世“阐释学”的始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发端。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长态势。一

般说来,从古代经中古、文艺复兴至古典主义时期,诗学的传统呈现出强势,这不仅表现为大量诗学著作的问世与影响深远的批评著作尚未出现,而且一般批评家的著述(如德莱顿的《为诗一辩》、蒲柏的《论批评》等)也表现出论述一般理论问题的诗学倾向;而从古典主义中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末,批评的传统则表现为强势,这两三百年间,似乎再未能出现如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这样的诗学大师,却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家。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两条线索始终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形态,很难截然分离。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理论”(theory)这个早在16世纪晚期已经见于英语的名词却一直未能进入文学的视野。换言之,直到20世纪前半期,学界仍旧混用“文学批评”或“诗学”来指称文学理论。

“理论”与文学结缘,应该是20世纪中期的事。1942年,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合作撰写了一部题名为《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专著,此作将文学研究分作“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两大部分,全面、系统地讨论了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此作问世后,Literary theory, theory of literature 之类的名词不胫而走,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广泛地使用为文学专业的教材,不仅为“文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通用的名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此后数十年间西方学界的理论大潮。

韦氏等这部扛鼎之作的问世自然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初期出现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读者反应等文论继承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诗学”传统,一方面强调文学内部结构与形式的研究,强调文学的美学品格与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反拨19世纪现实主义文论过分注重时代、历史、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偏颇。正是20世纪上半叶

出现的这些新文论为韦氏等这一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学理基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新出现的 literary theory 一方面承续了 poetics 和 literary criticism 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由于“诗学”与“批评”的长期交织,及“理论”在晚近的加入,造成了长期以来学界将“批评”与“理论”混为一谈的情形。但是,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含混的关键却来自近二三十年来的解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转化的那种“文化化”思潮。

七八十年代理论大潮到来之际,理论开始偏离文学轨道,逐渐向社会与文化的广阔领域转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从过去的文学转向了文化的各个层面。曾几何时,曾经作为研究核心的文学此刻却仅仅成了理论的一部分,甚至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分,随着以解构为核心的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等成为汹涌澎湃的潮流,形式主义、新批评、读者反应理论等文学性明显的理论流派便渐次处于弱势,“文学理论”这一刚刚活跃了二三十年的新名词便淹没在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中了。

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的转化自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西方传统中,文学批评从来注重道德、历史的视角,而各种社会批判理论也往往杂糅了文学艺术的考量,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特别拈出美学的视角,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时而建筑在文学艺术文本的分析之上。20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明显看出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1937 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元老马克斯·霍克海默在一篇题为《传统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文章中首次提出“critical theory”的概念,将“批评”与“理论”结合使用,其所谓“批评理论”的根基自然是康德和马克思“critique”的传统,目的在社会的批判和改造。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始终是以社

会与文化的解放为鹄的的。虽然，这派的主将大都是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的文人，他们的著述中不乏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批评，如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的批评，阿多诺的音乐批评以及关于卡夫卡、瓦雷里、贝克特、巴尔扎克的批评，洛文塔尔对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评论等，但总体上看，他们批评的主体却无疑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批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其他理论流派中的许多人虽然或从文学艺术的研究起步，或与文学艺术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兴趣最终却走向了社会与文化批判。“critical theory”中“批评”与“理论”的结合逐渐淡化了“文学批评”的传统，终于将“理论”引上了文化理论的不归路。

中国自古有丰沛的文论传统，《文心雕龙》比之于《诗学》可谓毫不逊色。汉语中“理论”、“评论”、“批评”等名词的出现同样历史悠久。但与西方类似，这些名词真正进入文学领域同样是20世纪的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讨论文学基本问题的书，其中部分是纯引进的，部分是自己编写的，前者如1921年从日文编译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自Theodore W. 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的《文学概论》；后者如马宗霍编撰的《文学概论》、郁达夫编写的《文学概论》等，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一些前苏联的文论著作也被引入，影响比较显著的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文学概论”以及“文学引论”、“文学原理”等名词都是从日文引入的，20世纪20年代，西文中literary theory之类术语尚未普遍使用，这也可成为“文学概论”之类术语自日文引入的旁证。

1949年之后，“文艺学”被定为高校中文系的重点课程，60年代初以来在周扬领导下，以群等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等编订的《文学概论》作为两种主要教科书统治了高校中文系文艺学课程讲坛数十年。尽管此二书的作者试图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论著作，但其总体框架与内容的编排却明显见出前苏联同类著作的影响，特别是其观念上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无疑是前苏联式的。

综观自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中国文论演化历程，我们似乎可以说，尽管国人力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但中国文论却始终处在强大的外来影响下，早期表现为西欧和日本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是前苏联的影响，直到80年代西方名目繁多的种种理论流派纷至沓来时，情形才再次发生变化。面对形形色色的新观点、新概念、文学理论文化化的大潮，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后理论”时代，中国现代文论何去何从？如何在融汇中西传统的前提下构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应当是目前学者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庆祝这篇论文讨论的正是20世纪最后10年间中国文论演化或曰“转型”的过程，它将自身置于历时与共时的坐标中。在历时轴上，顾及80年代甚至此前的中国文论；在共时轴上，紧密联系同一时期的西方文论，通过比较的视角，用自己的观点，论述这一“转型”并构建它自身。它所显示的不仅是作者的学识与眼光，更有作者的睿智与真诚。但愿他的这一努力能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提供某些可用的观念或材料。是为序。

己丑年端午节于一得堂

目 录

序.....	刘象愚	1
--------	-----	---

第一章 解构与建构、接受与利用

——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	1
第一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思想背景	1
一、“转型”与“范式革命”	1
二、“现代性”终结?	4
三、“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	8
第二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生成语境	11
一、9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型”	11
二、90年代的文学转型	13
三、审美主义文论的困境	15
第三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	17
一、现代文论的生成路径	17
二、90年代文论的话语策略	23
第四节 文化接受中的阐释和接受研究的方法	30
一、文化阅读中的阐释及客观性	31
二、文化接受的分类	38

第二章 文学本质的播散	40
第一节 后现代在中国及其对文论本质问题的影响	41
一、貌合神离的复数后现代主义	42
二、选择的意义：我们需要何种“后现代”？	50
第二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世界文学”	60
一、“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前设目标？	60
二、回到原典：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的内涵 ...	63
三、差异性与“世界文学”	67
四、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文化交流	71
第三节 解读审美型文论：一个后现代的视角	76
一、话语中心：真实/幻象？	78
二、审美型文论的有限性	82
第四节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话语选择	87
一、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的争论与对话	88
二、反本质主义能走多远？	92
三、视角主义与有限本质论：文学理论选择的可能性 ...	97
第三章 松动的边界	
——文化研究的兴起及文化批评对审美批评的挑战	103
第一节 意味深长的“边界”之争	104
一、盟友的出位	104
二、文化研究与文艺学之争：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	110
三、简短的评价	115
第二节 文化批评对审美批评的补充和拓展	118
一、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诉求	118
二、文化批评的大众化转向	121

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中国形态与文化研究·····	125
一、西方对“大众文化”的界说·····	126
二、大众文化的中国变体及大众文化研究·····	132
三、中国的文化研究的限度·····	141
第四章 中国文论身份的想象性建构·····	144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145
一、“身份/认同”释义·····	145
二、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为何成为一个“问题”?·····	147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建构逻辑·····	150
四、90年代的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认同问题·····	157
第二节 “失语”与“转换”:中国文论身份的建构努力·····	163
一、“失语”的诊断及对诊断的质疑·····	163
二、“失语症”的医治:“转换”与反驳·····	168
第三节 文论功能:文论身份建构的逻辑起点·····	173
一、文论何为?·····	174
二、90年代文论的功能缺失·····	178
三、“转换”中的错位·····	180
四、文论身份建构的几点反思·····	184
结语:文论转型、学术论争与共同话语·····	187
参考文献·····	195
后 记·····	204

第一章 解构与建构、接受与利用

——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

21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90年代”作为20世纪最后十年的标识悄然成为一段回忆，也成为一个话题。或许公元纪年是西方现代性时间的舶来品，它在中国文化时间中的短暂履历并没有给国人带来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对于专注于现代性追求的中国来说，“90年代”在国家叙事中是“抓住机遇、和平发展”迎接21世纪曙光的前奏，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地融入全球化的十年。虽然“90年代”在历史叙事中既不指称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不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生活却在90年代经历了激烈的巨变，它留下的深深印痕先在地构成了我们的话题——90年代文论的社会历史语境。

第一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思想背景

一、“转型”与“范式革命”

在时间的坐标中，90年代无非指称着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但当用“90年代”作修饰、限定词使用时（“90年代”的思想、学术、文学、文论），则“90年代”无疑指称了一段过去的历史和关于过去的历史叙述。虽然90年代刚刚成为过去，虽然短短十年在文化的历史之流中可能微不足道，但人们仍难以控制历史概括的冲动，把社会、思想、学术等放进90年代这个时间的箱子中，甚至90年代还没有走完，以“世纪末”、“90年代”而命名的各种叙述已然出现。

“90年代的文论”^①无疑是众多历史叙述的一种，关于“90年代文论”的各种叙述话语可以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文论转型”是本书采用的人思角度。“转型”借用了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而又有所差别。这里应做必要的说明。

库恩认为，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几次科学革命（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的实质就是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新的范式彻底改变了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知识观。“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②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了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incommensurable）。 ”^③但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中建立的明晰的“范式”以及新旧范式更迭所展现的自然

① 本论文中的“90年代文论”一词主要指中国文论在90年代这一时段内的存在，但9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又不可能严格限定在90年代，转型不是一个遽然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书涉及的文论转型的三个主要话题起于90年代，又延续至今。所以，本书在描述“90年代的文论”时，有时又会越过90年代而涉及世纪初的文论。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③ 同上，第102页。

科学非累计式的进步，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①库恩显然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释义学，而且还做出了一个与传统的科学主义大相径庭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他领域。”^②这些领域包括文学史、音乐史、艺术史、政治发展史以及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研究。基于此，库恩的“范式”理论对考察90年代的文论转型具有可借鉴性。但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因学派的争论而建立一种共识的难度的加大和共识的非明晰性，本书将尽可能避开库恩使用的“范式革命”而用“转型”。

“转型”的叙述设定了可以与之相比的一个阶段，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旧范式阶段，这个阶段就是80年代。但历史的间断性从来就不像语言所指称的那样明晰，“90年代的文论转型”只是对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之间的一种估计而已，在阐述它们的断裂性（转型）之前，对它们之间的延续性作适当的说明也许是必要的。

完全否认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的延续性是不客观的。从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的整合功能上处于调整、弱化和退居后台的过程，但其基本性质并未有太多的改变，甚至在某一时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或反弹（“两手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 同上，第187页。

硬”、“两个文明”都是为显示其在场的政治表述)。主流意识形态内核的稳定性对 90 年代的文学和文论的性质具有基本设定的作用:“建设当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是失去所指的能指游戏或符号宣示。如果我们的思考仅停留在中国当代文论的这一基本设定上,则 90 年代的文论转型就是一个假命题。但是,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转变会发生在知识领域的不同层次,“范式”转变有的是总体性的,有的只是对某一具体领域才具有革命的意义。因此,讨论 90 年代的文论转型必须进入文论的具体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辩证法叙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在地包含了当代的形态的发展,本文只是把这种包含内在发展的形态称为“转型”而已。

二、“现代性”终结?

90 年代文论的转型,或者说,90 年代文论与 80 年代文论之间的非连续性,在一个多少有点非文学性的层面——对待“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上——体现出来。把“现代性”作为一个范畴引入文论领域应作必要的说明。“现代性”首先是社会学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①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现代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论化以及市民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性”概念还包含着另一向度,即指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和理性化的持续怀疑与批判。20 世纪后半期以来,“现代性”成为人文社会科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 页。